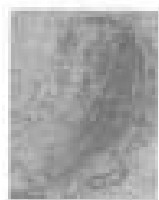


目 录



贵州:怎“神奇”二字足以概括 /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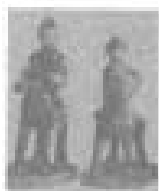


壹 厚重而遥远的过去 / 013

“海百合”的诉说 / 015

原始文化的摇篮 / 019

为南方文明正名 / 026



贰 当中原争战不休的时候 / 031

历史的空白处 / 033

“鬼方”在哪里 / 036

系船柱的故事 / 039

水中漂来的竹王 / 042

假如夜郎王选择了战争 / 046



叁 秦皇汉武与贵州的古代繁荣 / 051

秦始皇和他的五尺道 / 053

深谋远虑的汉武帝 / 058

换个角度看“夜郎自大” / 064

夜郎王兴的悲哀 / 0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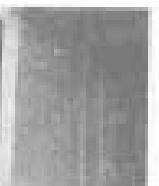
夜郎有多少解不开的谜团 / 073

历史上的第一次官方移民 / 077

“汉三贤”质疑 / 081

诸葛亮和他的“不留兵”“不运粮” / 085

谁种下了落后的种子 / 0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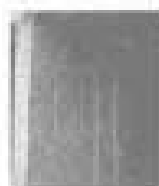
肆 两种管理制度并存的时代 / 093

隋王朝对贵州的“忽略” / 095

“黔”字简称追本溯源 / 098

羁縻州制开始的新时代 / 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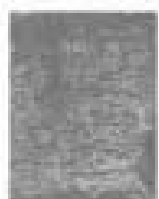
谁来为播州文化呐喊 /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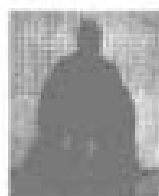
说不清的夜郎故地 / 110
关于李白流放的争论 / 113
宋太祖搞错地名了吗 / 118
桐梓宋墓的联想 / 122
路即路,路非省 / 128
谁折断了上帝的鞭子 /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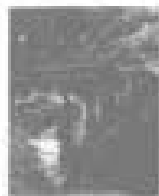
伍 土司制度——代表着一种文化 / 137
中国最后的世袭官制 / 139
被冷落了的木东宋氏 / 144
奢香的重诺与朱元璋的背信 / 149
海龙囤:何时不再孤芳自赏 / 156
改土归流的成功与失败 / 163



陆 第十三个行省是贵州 / 169
六百年积淀的文化品牌 / 171
贵州的建文遗踪 / 180
跳出贵州看建省 / 186
别忘了黔中大地对王阳明的滋养 / 194
永历皇帝的穷途末路 / 200



柒 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 / 207
社会大变革前的奠基战 / 209
沙滩现象与“沙滩文化” / 217
家谱中的历史 / 224
青溪铁厂:一个历史的意外 / 231
自治学社: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 238



捌 历史总在这里发生转折 / 247
自己向舞台中心靠拢 / 249
军绅政权:也不是无所作为 / 258
贵州:一九三五 / 265
深河桥:期待着更多的关注 / 271

后 记 / 280

贵州：怎“神奇”二字足以概括

小时候，曾听老一辈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我们贵州因为田地少，土地不肥，又没盐巴吃，外省人都不大看得起我们。有一回在四川，贵州人和成都人争起来，都说自己的家乡好。那个成都人为了炫耀他们了不起，宣称“四川有座峨眉山，离天只有三尺三”。贵州人一听当即火了，冲口而出答道：“我们贵州有座钟鼓楼，半截还在云里头。”当时只有六七岁的我，听完这个故事，忍不住开怀大笑，为这个贵州人的机智和聪明叫绝。

儿时的无知毕竟很短暂。懂事以后，当年的故事再也无法在心头激荡起爱乡之情。巍峨峻秀的峨眉山实实在在地矗立着，而那一半人云的钟鼓楼在我的家乡却根本不存在。

意想不到的，许多年以后，类似的故事又在耳畔响起。

那是20世纪50年代左右，一位到外地出差回来的同志说起他在省外的际遇：有人听说他从贵州来，投以异样的目光，竟问出“你们贵州人是不是带着尾巴？”“你会放蛊吗？”一类的愚蠢问题。即使到了60年代，以为贵州属于云南省的人，依然大有人在。以至我们自己的一些老乡，因为背上“夜郎自大”、“黔驴技穷”、“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之类的历史包袱，在填写籍贯栏时，总想千方百计地拉出祖籍某某省来装点自己，不敢大大方方地填上“贵州”二字。这真让人不能不产生出某种悲哀。

诚然，一个省、一个地区，如果穷了、落后了，或是人家根本不了解你，是免不了要被嘲笑的。

贵州的贫穷落后真是“与生俱来”的吗？位于祖国西南的贵州高原，真像罗贯中《三国演义》里描述的那样，是一片“人多不习教化”的“不毛之地，瘴疫之乡”吗？用今天人类渐趋成熟的全息视角来观察，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黄果树瀑布——神奇贵州的自然体现

不客气地说,当世界许多地方还是一片荒芜,渺无人迹的时候,坐落在云贵高原东半块的贵州地区,早已经是一派生机了。还在山顶洞人出现之前,水城硝灰洞人便已生活在距今六盘水市25公里的三岔河畔。他们运用智慧,率先创造出打制石片的锐棱砸击法。这种带有区域性文化特征的砸击法,后来虽然在西南一些地区、台湾和东南亚等地也有发现,但时间上以贵州硝灰洞最早,形制上也以硝灰洞最为典型。

古人类和古文化遗址在贵州境内的不断发现,让考古学家们叹为观止。中科院院士贾兰坡先生就曾惊叹:“贵州有如此之多的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实出我们预料。”黔西观音洞遗址更是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遗址的代表,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对之给予高度评价,并指出:“以这个贵州的观音洞为例,我们将要遇到的是与欧洲大陆的旧石器文化不相同的一种新的文化系统。”

由此看来,落后并非贵州从娘胎里带来的痼疾。

如果将中国的版图划分为东北、西南、东南、西北和中原几个部分,贵州则处于祖国西南片区的腹地。优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水资源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宜人气候,为物种的生存繁衍提供了良好条件。不仅数十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息,即使到了秦汉

之际，夜郎依然是西南夷地区最强大的方国。

司马迁的《史记》称：“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那里的人们过着“椎结、耕田、有邑聚”的农业定居生活。夜郎“有精兵十万”，有着颇为发达的青铜冶炼业，能铸造各种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具、乐器和装饰品，掌握了纺织麻布和制作陶器的技术。就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程度而言，这一时期的贵州，与中原地区相比虽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但差距并不是很大。

贵州的落后发生在魏晋以降。

东汉帝国的崩溃导致天下大乱。魏、蜀、吴三强争雄，战祸连年，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受到严重阻碍。自那以后，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日趋缓慢，逐渐拉大了与中原和沿海地区的差距。

随着商品交换在社会生活中比重的不断加大，层峦叠嶂、“望山跑死马”的自然地理条件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制约也越来越严重。

从蜀汉政权到隋唐宋元，历代统治者对贵州的着眼点都离不开军事价值，从未将这片地区纳入国家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重点，加上贵州自身环境的封闭性与经济基础薄弱，落后自然一天天累积下来。

秦汉以后的贵州历史有许多“空白处”。那是因为当权者着力维护自身地位，将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发达的中心区域，对边远民族地区采取“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若即若离统治手段，致使这些地区成了“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史家们既不知情，也很少去关注和记录那里的人和事。于是，古代文献中的贵州历史便出现了许多断链，让后人难以看清她在一些历史阶段的面貌。

古时的人们受交通、通信等条件的制约，既无法从资料中了解贵州，又没有亲历其境的机会，只好将道听途说、耳食之谈一类的东西拿来当真。以至一个曾经拥有辉煌史前文明，富饶美丽的地区，一片充满人间传奇的沃土，被歪曲为蛮荒之地，不毛之区，令许多人望而却步。

作为中华民族国家版图的组成部分，贵州这片土地，无论在生态资源、气候资源、军事战略地位、经济发展潜力方面，或是在历史文化遗产、民族文化遗产方面，都有着她独特的优势。近年来，不少论著形容贵州山川秀丽、资源丰富、气候温和，是一个充满神秘魅力的乐园，正是人们开始发现贵州、走



兴义万峰林——奇特的地质景观

近贵州,探索贵州的结果。

贵州是一块宝地,是一片神奇的沃土。她就像被历史锁在深闺里的绝代佳人,世人至今都很难尽睹她的芳颜。

科学家们说,喀斯特地形面积在地球陆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仅有四分之一,集中连片分布在地中海、东亚、拉美三个地区,贵州恰恰是东亚喀斯特强烈发育地区的中心。

喀斯特地形也称为石灰岩地形,是具有溶蚀力的水对可溶性岩石进行溶蚀等作用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形态的总称。又称岩溶地貌。贵州的喀斯特地形占全省国土面积的比例超过60%,她所独有的锥状喀斯特地形,是全球锥状喀斯特地形中发育演化过程最完整、保存相关遗迹最丰富、集中连片分布面积最大和地貌景观最典型的地区。

喀斯特地形将贵州的国土面积变得支离破碎,在全省17.61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万亩以上适宜农作物的坝子只有19个。无怪乎在单纯农业经济时代,贵州人祖祖辈辈挥汗如雨地拼命耕作,始终填不饱肚子,经济发展水平总是落在先进发达地区的后面。

然而,喀斯特地形又为贵州造成了唯我独有的绝世美景。在贵州,随处可见“直插云霄的奇峰、峥嵘诡谲的岩石、飞珠溅玉的山泉、云蒸霞蔚的飞瀑、烟波浩渺的湖泊池沼、高古幽深的溶洞峡谷。”喀斯特地形在制约贵州农业生产的同时,也为贵州发展旅游带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2007年8月,广东省一批醉心于神奇山水的自驾游者,一次便组织了70辆私家车200多人,浩浩荡荡到刚刚被列为世界第六个自然遗产的贵州荔波,探寻和领略喀斯特的奥秘。喀斯特给贵州带来的这种利弊组合,岂非印证了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说法。

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不过是神奇贵州的一个方面。走遍地球五大洲四大洋,在哪里能找到如同贵州这样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处所呢?得天独厚的气候,同样是贵州人的自豪。

位于青藏高原向东部丘陵过渡斜坡地带的贵州,地貌复杂多变,起伏崎岖,冬季受西伯利亚寒潮的影响较微弱,夏季受东南海洋季风影响很显著,形成了典型的高原型湿润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最热月气温维持在22℃~26℃,冬季最低温度在3℃~6℃之间。这种既无严寒,又无酷暑,四季分明的气候条件,深受国内外游客青睐。2007年,贵州省会贵阳市荣获“中国避暑之都”美誉是当之无愧的。

旧时,一些人常用“天无三日晴”贬低贵州形象。其实,他们正是道出了贵州雨量充沛的气候特点。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贵州的年降雨量一般在1100毫米~1200毫米之间。“雨露滋润禾苗壮”,这是人皆尽知的常识。

贵州是一片山的世界,土层很薄,但在贵州,石头缝里也能长出草和树。支撑着满目苍翠的,竟是那些嶙峋的怪石。笔者有幸去过国内一些高原地区,驱车百余里,固然很少看见石头,却也只看到几株稀稀落落的树木。当年感受到的这种反差,至今难以忘怀。

近年来,对古生物的挖掘研究成为一股热潮。人们用当代人的双手去敲击岩石的记忆,力图续写几千万年甚至数亿年前已经结束的故事。就在许多人将注意力集中在恐龙化石的发掘时,胡氏贵州龙及寒武纪生物群在贵州的发现,使贵州这片古老的土地,一下子成为研究动物生命起源的焦点。

科学家们数十年的研究成果,揭开了贵州曾经是古生物伊甸园的面纱。贵州古生物化石资源之丰富无与伦比。有关数据显示,贵州已经发现的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与植物化石,多达16个门类,3000多个属种。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杨遵以先生在谈到贵州古生物化石时说:“相信许多生物进化之谜将在这里得到破解。”国际学术界甚至认为,贵州及中国其他地区古生物化石的

大量出土,正在“重写地球生命进化的历史”。

“多彩”是人们对贵州省的共同印象,人们常把贵州称为民族文化博物馆和文化千岛。在贵州,就某一文化的局部区域而言,它与周围其他民族的文化显然不同,表现出“十里不同风”的特点,仿佛是一个个“文化孤岛”。但从全省范围来看,这许许多多的“文化孤岛”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显得千姿百态,融合成为“文化千岛”。这种多元文化的保存与共生的展示,不仅在国内,即使在上世界上也极为罕见。

常言道“沧海桑田,时过境迁”,贵州似乎成了例外。许多在其他地方早已消失的文化现象,在贵州却得以延续,形成一条穿越时空的神秘隧道。在贵州,不少古老的文化环境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鲜活的文化生态博物馆;长期形成的山乡异俗,显现出地域文化的鲜明特征;若干绚丽的民族文化之花,点缀在贵州高原,形成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这一切是怎样形成的呢?用今天旅游资源的视角来看,上苍何以给贵州如此之多的特殊眷顾呢?

西方的一位学者说过这样的话:“历史是从有文字记述时开始的。”这种观点将灿烂的史前文明抛在历史之外,未必能赢得多数人的赞同。但就贵州而言,即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同样充满了神秘,也同样有许多让人无法解释的人和事。

一位来贵州出席学术会议的境外客人曾经感慨地对笔者说,他是第一次来到贵州,第一次认识贵州,但已经被贵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所震撼了——那么悠远的历史,那么多迄今未曾解开的历史之谜,如果没有人去挖掘、研究和破解,任其湮没在时间的尘埃中,那将是多大的浪费啊!

是的,自然的神奇不过是贵州神奇的一个方面。

在贵州历史的演进过程中,留下了许多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谜团,它们犹如闪烁在晴朗夜空中的遥远星辰,永远那么神秘,那么难以捉摸,却又那么令人向往。若干世纪以来,不仅众多学者在孜孜不倦地探寻答案,不少中外人士也被这些神奇的历史之谜深深吸引,不辞辛劳地亲历贵州考察,追寻种种蛛丝马迹,查阅相关文献,力图给神奇贵州的诸多悬念找到令人信服的理解。

司马迁的《史记》称夜郎是西南夷地区最大的政权,是与滇同时接受汉王



世界自然遗产——荔波小七孔

朝封印的古国。但正是这个夜郎国,成了贵州人的千古难解之谜。

夜郎这么大一个国家,它的中心区域在哪里?都城是哪一座城市?为什么滇王的金印1956年就被云南考古学家在晋宁石寨山的发掘中找到,夜郎王印却至今杳无踪影?立国两百余年的夜郎,末代王兴因与西汉成帝公开对抗被斩杀,尸骨未必能回乡,但历代夜郎王的墓葬总该存在,它们又在何处隐身?

古夜郎之谜困扰人们很多年,而它却不过是神奇贵州的诸多历史悬疑之一。

红崖碑是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晒甲山崖石壁上一块长达百米,高达30余米的巨大浅红色石屏,上有数十个铁灰色的符号。由于明代即有“红岩削立一千丈,刻画盘回非一状”,“诸葛曾闻此用兵,至今铜鼓有遗声”的诗句,被人们认定为明清以前的遗迹。但因上面的刻画符号太过玄妙,“非携非刻,非阴非阳”,竖不成行,横不成列,若篆若隶,以至世代无人能解。

清道光年间,一批文人学士曾掀起一股红崖碑破译热。有认为“大禹治水留下的遗迹”者,有断为“殷高宗伐鬼方纪功碑”者,有破解为诸葛亮为土著人作的图谱者,却没有一种结论足以让人信服。民国之后,又有了许多新的说

法,如“古彝文”说、“苗文古书”说、“自然石花”说、“夜郎卦经”说、“婚歌”说、“外星人遗迹”说、“宇宙信息”说等等,不一而足,也都未能赢得广泛认同。

1995年,当时的安顺地区悬赏100万元破解这一千古之谜,引发了新一轮红崖碑研究热潮。其中的一位研究者认为:“红崖天书写于1406年,是明初逊国建文皇帝所颁的一道讨伐燕王朱棣篡位的‘伐燕诏檄’。”一些媒体公布了这位研究者的成果,并称是对红崖天书的“最终破解”。然而,笔者细读该篇破译文字,发现原先那些孤立的符号虽然被连成了一篇文字,却不免附会了省内许多地方关于建文帝曾流落贵州的传说。再加上了一些个人臆测的成分。事实上,被叔叔朱棣赶下台的建文皇帝是否真的到过贵州,本身就是贵州历史上的一桩悬案。

时至今日,坝陵河水依然在晒甲山下平静地流淌,关岭大瀑布仍旧从近千米的山崖上倾泻而下,困惑人们若干世纪的红崖碑仍继续笼罩在白雾茫茫之中,依然含羞如故,不愿揭开她的面纱。

人们大多喜欢到中心城市或王朝古都去寻觅历史的踪迹,其实平时最易被忽略的荒郊野外、偏远地区,恰恰是历史奇迹喜欢逗留的地方。



关岭红崖碑——千古不解之谜

接触过贵州历史的人不难发现，有史以来，中华大地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不少与贵州密切相关；许多名噪一时的历史人物，或诞生在贵州，或流寓贵州，他们在贵州留下的遗迹成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长河中，贵州这片地区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是让人无法忽视的。

贵州战略上的重要性，战国时的楚顷襄王便已经认识到了。为达到对秦国进行两面夹击的目的，他果断派大将庄蹻率领一支楚军溯沅水而上，经贵州进入云南。庄蹻进入贵州后，先以武力灭掉且兰国，然后迫使夜郎降顺，最终得以顺利进抵滇池之滨，改服易色，当上了滇王。在这一过程中，夜郎王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当时拥有10万兵力的夜郎拒不归顺，与楚军展开旷日持久的战事，庄蹻也就无法顺利进抵云南。那样一来，不仅贵州，就连云南的古代史也许都会是另一番景象了。

诸葛亮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散文家、外交家，是古代头上光环最多的名人。陈寿的《三国志》记载，刘备去见诸葛亮时，这位未出茅庐的天才军事家便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主张。在诸葛亮的心中，云贵地区不仅战略地位重要，资源也很丰富，刘备如果要在西南地区建立政权，就必须加强对贵州、云南等地区的经营。

三国时的云贵地区被称为南中。刘备死后，诸葛亮辅佐刘禅，他的第一个重大军事行动便是平定南中之战。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蜀军兵分三路向南中挺进，其中一支，由诸葛亮亲自率领。军事上取得胜利后，诸葛亮在贵州等地推行了一系列稳定社会环境，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达到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民安食足而后用之”的目的。史籍记载，当时，贵州各族群众不仅向蜀国“输租赋”，还出“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供军国之需”。可以说，蜀军后来能有充裕的后勤支援六出祁山，北上与曹操争天下，是与诸葛亮重视对贵州等地的经营分不开的。回军途中，诸葛亮曾途经贵州西北的威宁、赫章返回四川，他算得上第一个亲历黔境的古代著名政治家。

在封建统治者的眼中，贵州距离统治中心遥远，又极落后艰苦、野蛮荒凉，自然是贬谪罪臣和发配囚犯的理想场所。历史上一些名人学士，就曾因开罪于当朝被贬发贵州。李白、王阳明正是这一类人中的代表。名人们在贵

州的经历给贵州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也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长流夜郎是诗人李白晚年的一段重要人生经历。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这位生性豪放、感情热烈、才华横溢的诗仙，因永王李璘谋逆案牵连被发配夜郎，乾元三年(759年)才被赦免得以返回。然而，长达两年多时间里，李白的经历如何？他究竟到过夜郎没有？却成了一桩历史悬案。“未至说”与“确至说”两派学者从北宋年间开始争论，历时几百年，至今仍未形成定论。不过，今桐梓县境内有太白泉、太白故宅、谪仙百碑台、谪仙楼、怀白亭等许多与李白相关的遗迹却是事实，是很值得后人去认真研究的。

比之李白，王阳明在贵州的情况就清晰多了。出生于浙江余姚的王守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文学家。明正德三年(1508年)，时任兵部主事的王守仁因开罪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贬谪到贵州龙场任驿丞，前后达3年之久。王阳明是个勤于笔耕之人，写了许多文章和诗词，其中的3篇文章被选入《古文观止》。但他最大的学术成就却是“龙场大悟”之后创立的“阳明心学”。

“阳明心学”发端于贵州，成熟完善于江西与江浙地区。乘理学之衰而兴起的“阳明心学”，不仅对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影响还扩大到了国外。《王阳明全集》于16世纪传入朝鲜和日本后，“阳明心学”的影响日益扩大。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社会“把心的赤诚作为最高原则”，产生了中江藤树等一批著名阳明信徒。“阳明心学”在美英等国也有较大影响，美国曾开展王阳明的研究与纪念活动，英国大百科全书也收录了有关王阳明的介绍。

当然，对王阳明最有特殊感情的，还要算贵州人。

王阳明流寓贵州3年，在发展教育、促进民族团结与开发地方文化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不仅他在龙场的遗迹如“阳明小洞天”、“玩易窝”、“何陋轩”、“君子亭”、“宾阳堂”及“三人坟”等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人们还在修文阳明洞修建了“王文成公祠”，在贵阳扶风山修建了“阳明祠”以表达对他的纪念。作为“阳明心学”孕育地的贵州，通过王阳明在贵州的活动与他创建的心学体系，对明清以来的中国文化思想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却往往被研究15-17世纪中国历史的许多学者所忽视。

历史总喜欢给人意外，贵州正是让人感到意外比较多的地方。

按说，经济是基础，思想与文化是经济在上层建筑里的集中表现。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它的思想与文化似乎也应该显得保守和滞后才对。偏偏在文化思想领域，贵州又有太多的历史亮点，以至学者们百思不得其解，只有用“人间传奇”来形容它。

自隋朝用公开考试选拔官吏取代九品中正制以后，科举制度在中国盛行了1300余年。贵州虽然直到明朝才有开科取士之举，短短的400多年里，却考出了6000举人、700进士，还高中了3名状元。这种人才辈出的局面为何会在贵州这种穷省出现呢？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发生的“公车上书”，是清末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政治运动的开端。在这场上书活动中，号称1300余名举人参加签名，但最终查实姓名的仅有603人，而其中贵州籍举人就占了95人。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三次革命高潮之一，19世纪60年代开始遍及各地的“反洋教”斗争，又是这场轰轰烈烈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这道序幕正是由发生在贵州的“贵阳教案”开启的。

投资股市已成当今生活中的一种时髦，行走街头被朋友问及“炒股没有？”一类问题时，多数人都已习以为常。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最早实行股份制的一批近代企业，也包括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建于贵州镇远的清溪铁厂。

能够改变原来的发展轨道，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事件便是事物的转折点。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发生在贵州的几件历史事件，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命运，从而也让人们对贵州这片土地产生许多崇敬之情。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贵州遵义也因而成为革命圣地，被世人铭记在心。

1944年11月28日，日军侵入黔南，先后占领独山、荔波、八寨（今丹寨）、三合（今三都）等县。史称“黔南事变”。12月4日，战事发生戏剧性急变，在遭



遵义会议会址——历史的转折在这里发生

到黔南人民的坚决抗击后，已成强弩之末的日军，忽然以极快速度向南退却，结束了在贵州的军事行动，同时也终止了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军事进攻步伐。如果说宛平城外的卢沟桥是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的起点，贵州独山城外的深河桥，则是侵略者疯狂军事攻势的终点。近年来，学术界对黔南事变的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独山这个昔日鲜为人知的小县，也一下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城市。

历史是人的学问，需要人去读它。过去，人们对贵州的历史读得太少了，以至让它蒙上了许多本不该蒙上的阴影。充满人间传奇的贵州大地，如同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正时刻期待着有缘者细细翻阅和品味。

HOUZHONGERYAOTUYUANKEDUOQU

贵州历史地理

壹 · 厚重而遥远的过去



“海百合”的诉说

徜徉在关岭县新铺乡宁静的山谷,享受着清新空气,眼望着永恒的群山向东西南北漫延,思绪会如身旁从深邃沟壑中涌出的溪流,渐渐持续地奔向远方。

新铺乡属于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坐落在县城西南38公里处。明清以来新铺便是滇黔两省的必经之道,商旅往来不绝。只是由于这一带是单纯的山地农业区,出产品只有粮食、果蔬和牲畜,每年虽有不少人乘车过境,却很少有人去关注她。

20世纪40年代,地质工作者在新铺发现了一种叫海百合的化石群。这种古生物化石形似荷叶,体态硕大优美,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浓厚兴趣,国内外博物馆及化石爱好者也争相寻觅收藏。自那以后,关岭新铺的名声渐渐大了起来。90年代后,当地又发现了大量海生爬行动物化石群,有鳍龙目、齿龙目和鱼龙目3个目、2个亚目,共6个科、9个属。其中的中国龙、关岭鱼属于新科,中国龙、瓦窑龙、新铺鱼龙、贵州鱼龙等都属于新属。

如今,经过有关部门的努力,在新铺乡卧龙山脚,已建立起了一个面积110多平方公里的“关岭生物群省级地质公园”,四方游客纷至沓来。人们在那里观赏着栩栩如生的海百合、鱼龙、鳍龙、海龙等化石,任随脑子浮想联翩,遨游到遥远缥缈的远古时代……

古生物化石群一方面让关岭县名闻中外,同时也为吃苦耐劳的新铺人找到了一条致富之路。据有关部门介绍,在新铺古生物保护区,仅从事仿真古生物化石生产的就有一百多人。他们生产出来的仿真化石工艺品,惟妙惟肖,几可乱真。这种工艺品的问世,既满足了国内外收藏爱好者的需求,客观上遏止了不法分子对古生物化石的破坏性盗掘,也使劳动者自己慢慢变得富裕起来。

以海百合为代表的古生物化石群不仅是贵州无价的文化财富,更是贵